



窗明風和

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

王軍

去年年底，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「葉聖陶·豐子愷著作藏書展」。信步邁入展廳，看到豐子愷漫畫介紹：「他的成名作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一經發表，更是讓人們以漫畫的方式走進了詩的意境。」展廳裏還擺着一份訃告：「豐子愷先生因病醫治無效，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午病逝於華山醫院。」

一、我們的七月

一百多年前，豐子愷的成名漫畫發表在朱自清、俞平伯編的不定期文學刊物《我們的七月》。刊物只有封面註明為豐子愷所作。到了第二年，即1925年出版《我們的六月》，才在附錄裏補入撰稿人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夏丏尊、顧頡剛、葉聖陶、沈尹默等的名字。他們大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，屬於「白馬湖作家群」。白馬湖位於浙江寧波到紹興的鐵路中間的驛亭附近，離驛亭約二華里是春暉中學。

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是在春暉中學創作的。豐子愷用近乎剪影的手法簡潔地畫出廊柱、橫樑、捲簾、方桌及壺杯。畫的左下角簽有「TK」字樣。「TK」是「子愷」威氏拼音的首字母縮寫。這幅畫經由朱自清拿到《我們的七月》發表後，立即引起了「中國傳播泰爾第一人」鄭振鐸的讚賞。鄭振鐸等將豐子愷漫畫集《子愷漫畫》(名稱由鄭振鐸所取)推向了《文學週報》。這也是豐子愷最早的漫畫集。

展廳裏展示了1925年12月(上海)文學週報社初版本《子愷漫畫》，書中刊載了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。

葉聖陶曾回憶鄭振鐸拉着他去豐子愷家選畫的情景，說有兩幅至今還如在眼前，一幅是《今夜故人來不來，教人盡盡梧桐影》，另一幅是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。

1945年，上海開明書店出版《豐子愷漫畫全集》。這次的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是彩色漫畫。

二、幾人相憶在江樓

第一個發現和鼓勵豐子愷畫漫畫的人是夏丏尊。1922年初夏，他邀請豐子愷赴春暉中學教圖畫、音樂，兼授英文。平日裏，豐子愷把喜愛的古詩句用圖畫表達出來，在小屋的牆壁四下張貼。有一次，住在他隔壁的夏丏尊喝足酒、踱進屋來，看了牆上的畫，連讚「好畫」，並鼓勵豐子愷「再畫！再畫！」豐子愷後為夏丏尊譯作《愛的教育》設計繪製了封面，也為朱自清的詩和散文合集《蹤跡》設計繪製了封面和插圖。

1924年年末，這些人相繼離開春暉中學，來到上海江灣創辦立達學校。

1925年，豐子愷創作了《幾人相憶在江樓》，發表在同年10月4日的《文學週報》。這幅畫最初是黑白色的，承載了豐子愷和朋友們在上虞白馬湖相處的那段美好時光，後被夏丏尊收藏。

抗戰爆發後，豐子愷避難內地，夏丏尊滯留上海。1938年3月10日，夏丏尊致信豐子愷：「惟取《幾人相憶在江樓》的橫

幅張之寓壁，日夕觀覽，聊寄遐想，默禱平安而已。」1940年11月15日夜半，夏丏尊在致豐子愷信中談到，中國有人物的畫，原只有兩種：一種以人物為主，一種以風景為主。他認為還應有人物與風景並重的畫。而「幾人相憶在江樓」就是他所期盼的第三種畫。

1946年4月23日，夏丏尊在上海病逝，葬上虞白馬湖畔。豐子愷在重慶聽聞消息，寫下了《悼夏丏尊先生》：「猶憶三十餘年前，我當學生的時候，李(叔同)先生教我們圖畫、音樂，夏先生教我們國文。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。」「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，寫完之後總要想：『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。』因為我的寫文，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。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，我又本能地想：『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。』兩行熱淚，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。」

三、一彎眉月懶窺人

豐子愷早期的古詩詞寫意漫畫，可見其傳統文化功底。比如，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畫題出自宋謝逸所作《千秋歲·夏景》詞；《幾人相憶在江樓》畫題出自唐杜荀鶴的《題新雁》詩，「一彎眉月懶窺人」這句詩，則出自李叔同的《前塵》。

1914年9月，豐子愷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。1915年至1918年，李叔同在同校任教。他曾對豐子愷說：「作為南京、杭州兩校圖畫課的老師，我尚未見過像你這樣有繪畫才華的學生。」

李叔同去世後，骨灰供在杭州西湖虎跑寺。到了1954年，豐子愷和葉聖陶、章雪村、錢君匋等籌資，將骨灰葬在虎跑寺後的山坡上。豐子愷和李叔同曾共同發心編繪《護生畫集》；李去世後，豐子愷歷歷多年終完成《護生畫六集》的創作，並於1979年在港出版。

四、生如夏花，死若秋葉

1948年3月26日晚，在杭州西子湖畔，豐子愷陪朋友在湖畔小屋飲酒。送走客人後，他不捨湖上春月，就沿湖畔散步。回家後，他聽說有位上海客人來訪，留下地址，且向湖畔尋他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去找客人未遇，也留下名片。晚上沒有等到客人，他獨自酌飲了一斤酒；正在酩酊之際，客人來了，正是十年不見的鄭振鐸。他也在外面飲了一斤酒過來。

鄭振鐸要看看豐子愷的三個子女——阿寶、軟軟和瞻瞻，《子愷漫畫》裏的三個主角。他用手在桌子旁邊的地上比劃說：「我在江灣看見你們時，只有這麼高。」大家都笑了，笑的滋味，半甜半苦，半喜半悲。豐子愷說：「《花生米不滿足》《瞻瞻新官人，軟軟新娘子，寶姊姊做媒人》《阿寶兩隻腳，凳子四隻腳》等畫，都是你從我的牆壁揭去，在《文學週報》上發表的。」大家都笑了。

夜闌飲散，春雨綿綿，豐子愷留鄭振鐸住下，但他一定要回旅館。豐子愷看着他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蔭下的細雨中，漸漸地消失了。

五、眉梢喜溢過新年

展廳外擺放着展覽巨幅圖畫。圖畫是豐子愷的漫畫《新衣》，由葉聖陶題詩：「深知天下猶饑餓，試着新衣色絢然，安得家家俱飽暖，眉梢喜溢過新年。」

正值新春，巧的是，在70多年前的元旦，出版社刊印《新衣》，作為贈品夾在書內，以吸引更多讀者訂閱《中學生》雜誌。

出得樓來，經過朱自清的背影雕塑，他依然端坐在那裏，凝視着面前的荷塘。他曾在《冬天》裏說，葉聖陶剛到杭州教書時，事先來信：「我們要遊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」

一年將盡夜，天涯若比鄰。這些老友曾相聚在白馬湖畔、西子湖畔，如今又相聚在中國現代文學館，想來也不會太孤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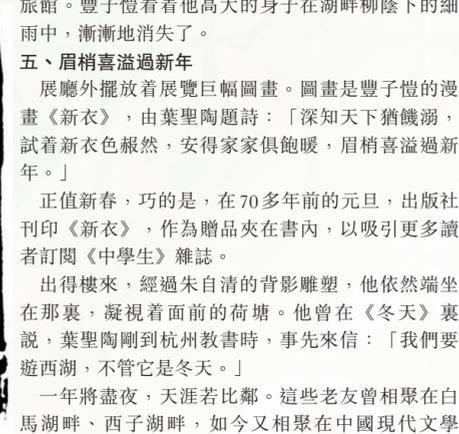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係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)



●王軍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。



●豐子愷繪《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》。



●吳浩然供圖

裂縫辭典

雪蓮紅紅

融雪順着冰錐
在屋簷下校準鐘擺
一滴滴折解冬的螺紋
樹液沿着年輪拓印指紋
候鳥銜着去年的標點返航

玻璃窗上
裂紋正滲出綠鏽
苔蘚用密碼寫下
所有未被命名的綠

泥土深處
蚯蚓搬運着逗號
直到蒲公英的引信
點燃所有沉睡的部首

花苞是校對員遺落的紅筆
在斷句處懸停
風掀開合訂本扉頁
雨正縫補所有鬆動的黎明

(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、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)

時代詩行

元宵和玫瑰

邱立新



初五一過，老康就拖着跛腳，蹬着三輪車走村串屯吆喝着賣元宵，可過了初五，鄉下人陸續外出打工，喧鬧的村子漸漸沉靜下來，把老康的叫賣聲襯得沒了活力。

一天晚上，老康吃完飯坐到桌邊，數一元、五元的零錢，兒子小米在另一邊算題。

「米呀，村裏賣元宵不如往年了，我明天去城裏賣，城裏人多，要不你跟我去？」他邊用粗手將數好的紙票放進舊鋁飯盒裏，邊拿眼瞅着小米。

「我學習呢，沒空……」小米頓了頓筆尖。

城裏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同學，甚至老師，讓自己這個老師同學眼裏的「好學生」站到大街上，扯着嗓子和他賣元宵，那是多丟人的事兒？上次他去學校給自己送雨傘，就有同學掩嘴笑，讓自己在同學面前抬不起頭了。

「米呀，欠老師的書費，加上這學期學費，還差好幾百，聽人說時興的『情人節』也要到了，要是想掙錢，賣花最快啦，我想你明天跟我，你賣花，我賣元宵，咋樣？」老康目光裏藏着份堅持，仍舊說。

「我……我學習忙、忙！」小米不耐煩了，媽當初咋找這個沒本事的人呢。

夜裏，幾聲鞭炮響徹山村，震得小米心裏一陣慌亂。自前年母親患肺癌去世，小米像夜夜奔跑的風，整日泡在書堆裏，發誓要考上最好的醫科大學，哪怕寒暑假，也從清晨學到深夜。如今過了正月十五就開學了。媽得病後，家徒四壁不說，欠親戚朋友家的錢也有小山高。上學期開學前，也是學費湊不齊，自己心裏裝了火炭一樣。後來，出去一天的老康面無血色，頭冒虛汗，拖着跛腳回來了，竟從懷兜裏掏出幾張粉色百元票！那天，小米捏出錢上有老康的體溫。

看來，今年沒有那份驚喜了，夜的黑從頭頂壓下來，小米躺在炕上怎麼也睡不着。

天剛麻麻亮，老康叫醒了小米。

「米呀，饑頭在鍋裏，我去賣元宵了，我在花草大棚訂了時興的玫瑰花，捎帶着一起賣。」老康說完，默聲杵在地當坎，沒走。昏黃的燈光照着他那張滄桑臉，像風乾的黑棗皮。一會兒，他又直了直腰。

「米呀，我知道我沒本事，可你學習好，不讀可惜了。雖說你不是我親生，可我答應了你媽，供你上大學，圈裏的那三隻豬仔，開春也要大了，如今你要是能幫襯，也幫襯幫襯我。」

老康像是在同小米商量，更像是在乞求，他一直低着頭。

小米僵木樣窩在被窩，看老康裁着乾瘦身子慢慢推門出去。一陣冷風趁勢從門縫擠進來，他打了個寒顫。

「嘀鈴鈴」老年電話機不住聲響，找了半天，才發現聲音來自炕梢邊的櫃上，是老康把老年機落在了家，小米按了接聽——

「老康麼，我們血站今天上班，你過來吧。」

「過去？幹我們啥事？」小米問。

「嗯……這是老康的電話吧，他前幾天不是一直打電話着急賣血麼，前幾天春節放假，今天上班，你告訴他過來吧。」對方聽出了接電話的不是老康。

「我……」

小米僵在了老康剛才站的地方，更冷的風從門縫鑽進來，吹得人直激靈。小米忽地跳上炕，穿上棉襖棉褲，揣起老康的老年機，騎上自行車往村口追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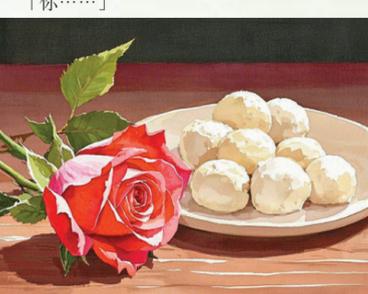
那天，小米把美得讓人心動的一大筐玫瑰花全賣了，和老康頂着圓月亮回家時，老康身上背的小挎包裏，裝着不少零散錢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城裏的熱鬧市場上，一個高三男生和一個跛腳老頭，每天起早貪晚賣起了元宵和玫瑰。

正月十七早上，小米把頭一天從銀行換回的一沓百元票小心裝進書包時，老康憨笑道：「米呀，這幾天讓你跟我挨累了，耽誤你學習了吧。米呀，其實我還有個辦法能搞到錢，可是，可是我突然找不到搞錢的電話號了……」

「是地下血站電話號吧？讓我刪了！」

「你……」



「讓那號永遠消失吧，今年高考完，我幫你養豬，寒假呢，咱們還賣元宵、賣花……」
(作者係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)

●高三男生和跛腳老頭賣起了元宵和玫瑰。

AI繪圖



晴耕夜讀

王紅

楚漢戰爭中，項羽部下有個猛人季布，特別善戰，屢次打得劉邦狼狽不堪。項羽自刎烏江，隊伍潰散，劉邦懸賞千金追捕季布，下令敢藏匿者罪及三族。季布走投無路，不願一死了之，冒充奴僕，被「賣」到魯地富人朱家的家中。朱家仗義，聞人既多，早已窺破季布身份，卻不說穿，任由季布混跡於下人中，自己則急赴洛陽，游說劉邦身邊人滕公夏侯嬰，窮盡財力、人力資源，為季布通關節。一番活動大見成效，季布不僅被劉邦赦免，還被召見和重用，日後成為大漢一代名將。季布的忍辱負重、善處死生為人稱賞，朱家的俠名也從此傳揚開來。

這個故事的結局，據司馬遷的記載是「(朱家)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，及布尊貴，終身不見也。」(《史記·遊俠列傳》)

好一個「及布尊貴，終身不見」！人們讀到這裏，定會讚美朱家的「俠」，所謂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」。其實還可以有一種闡釋，那就是朱家洞悉人性幽微的「智」。

人在微賤或困頓時，總會有些日後不堪回首的情事，一旦富貴，不願被人提及。陳涉變身為陳王，當年一起種地的哥們去看他，要是僅僅說幾句「吔，陳涉這個王當得好安逸哦」還無妨，要命的是他們口無遮攔，「言陳王故情」，大約就頗有些偷張家大叔菓子、看李家小妹洗澡之類的八卦，很掃陳王面子，陳王一怒，砍了窮哥們的頭。季布不是陳涉，但逃亡時穿了破衣，剃了光頭，脖子上套着鎖鏈，被人像牽狗似地牽着賣到朱府，實在有損八面威風的大將軍形象。朱家在尊貴的季布面前出現一次，就重現一次難堪的往事，何苦來，還是不出現為妙。人一發跡就想美化當年，各種自傳他傳中，名教授小



時多是神童，企業家三歲就會算賬，高官都沒穿過開襠褲，當了皇帝則連父親也不認，造些蛇啊龍啊的神話，偏要把自己說成人獸結合的產物，人同此心，古今一揆。

退一步說，季布是豪俠人物，成大事不拘小節，不介意當年的屈辱，但他卻欠了朱家一個還不起的人情。精明的國人喜歡說「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」，那湧泉之恩呢，何以為報？欠一斗米可還，欠一條命拿什麼還？若是牛二之類的潑皮，可以耍賴：「來來來，首級在此，你斬了去便是」，有頭有臉的人物就難辦了。因此國人又想出「大恩不言謝」，不是不言，是根本就無法謝。負債，不好玩；負債不起的債，是無法平復的煎熬。煎熬既久，有什麼結果，我不知道，朱家知道，不然他不會選擇在季布面前自動消失。

並非我臆測前賢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而是人性的曲折幽深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。

想起過去看到的一個小故事：二戰時的德國，納粹迫害猶太人，一個猶太人人家商量向非猶太人尋求幫助，兄弟二人意見不一。弟弟主張向父親資助發家的某銀行家求助，銀行家曾多次宣稱該猶太家族是他的恩人，有機會一定要報答；哥哥則認為應求助於在生意上幫助自己家族起步的一位木材商。意見無法統一，兄弟分頭行動，從此失去聯繫。多年後，由木材商冒死相助逃到日本的哥哥回國尋找弟弟，弟弟全家已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。哥哥從納粹檔案中找到了舉報弟弟藏匿處的電話記錄，打電話的人，是那位銀行家。

該故事不知真偽，我是當寓言讀的。人性的問題，複雜，往深了想想，有點可怕。

(作者係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)